

五經義下

新政應試必讀第六種 五經義目錄

元和少逸顧厚焜鑒定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為難易

國朝小學家平議

君子以自強不息義

師左次義

既雨既處釋義

釋訟卦義

釋恆卦義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義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義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義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義

為國釋義

何嶽立

蘇輿

亮采

胡玉縉

胡玉庚

姚聯奎

宋肇珪

王家賓

宋肇珪

項思勳

鄒紹林

夏時咸

宅南交義

敬敷五教在寬義

正德利用厚生義

詢謀僉同義

三江既入義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義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義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義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義

用顧畏于民罔釋義

我不敢傲我友自逸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義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義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代取之義

胡玉綰

管禮耕

朱弼

宋肇琪

陳熾

王仁俊

蔣元慶

錢人龍

馮煦

管禮昌

夏燮球

朱振曾

俞家珍

呂偉山

齊人歸我濟西田申言我義

無曠土無游民事節事時民咸安其

至興學義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義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義

貨惡其棄于地也義

貨惡其棄于地也義

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義

書思對命義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義

天道福善禍淫論

公會戎于潛論

吳伐鄭論

匪其彭說

利建侯說

李泰來

葉熾

王銘新

蔣樹瀚

包錫咸

彭世襄

王廷棟

吳寶鎔

張元炳

朱兆鴻

張烱

汪開祉

宋肇珪

上九鴻漸于陸說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說

辰弗集于房說

用汝作霖雨說

旅焚說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說

考仲子之宮說

通商惠工說

自櫓以下無譏說

自櫓以下無譏說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至五曰歷數辨

固封疆辨

九河故道考

弱水考

王仁俊

陳鼎

吳寶鎔

任元祥

朱綬

宋肇珪

汪社

曹元達

吳駿

徐銜

唐才常

朱式炳

夏時咸

導渭自鳥鼠同穴考

黃目考

委貌考

孔子刪詩增魯頌於周頌後釋義

春秋黃池之會發微

樞機廣證

俞鉗

管禮耕

錢人龍

王在湘

謝鴻儒

鄒士楨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為難易

何嶽立

治經之要考訂引伸兼資根柢而難易懸絕蓋依傍傳注尋繹經旨細繹蘊奧確守師法門徑既得旨趣可尋雖經義宏遠古注簡質說者識有淺深量分厝秩而細為探索各抒心得宿學類能穎悟克辨此所以易於考訂也至於挾經心正俗說總括天人宏核道蘊克闡聖作無負明述誼關天授非由人力歷漢及宋伊古迄今悉有偏得孰為宏通是則引伸之難固無殊於考訂矣若夫辨是非別異同審正謠核得失窮古今之異聞究段借之微旨則必精識六書博稽古韻通方俗之異言辨俗儒之偽解先求之說文以辨其形聲次索之爾雅以窮其義類上通古樞中考家法下精讎校斯考訂可得而言蓋字兼數音必審音而後義可訂音兼數義必辨義而後字可知孰初本孰贗本孰後人更正之本宜孰審其源流為古文為今文為篆隸遞變之文貴周知其源委或異用或孤行或通借之例條貫宜精有漏奪有增益有傳寫之訛辭旨宜悉依文立解去經轉甚因字生訓從俗滋疑臚列遺文既踏駁之為累据摭羣說實贅亂而難分亂絲紛紜聖言彌晦古文櫛拾奇字徒多亥豕魯魚胥資鑒別之識別風淮雨尤歧校勘之心故必廣為搜羅先識孳乳聲義兼賅源流悉

辨謠舛闕佚有所折衷傳寫謬誤無乖求是也蓋考訂之難固羅未盡則學窮魚目
易混則識窮作鈴鍵於六經宜綜百代導津梁於後學必恃淹通非達神旨豈輕別
裁然自微言既絕燼簡無多歷代經師不達修辭之要後來學者孰啟疎庸之旨蓋
考訂與引申兼難又不得遽分優劣矣

國朝小學家平議

蘇興

粵自貫三合一發興於宣尼。反正背私。述學於諸子。周公爾雅為釋義之宗。成國釋名。肇均書之始。祭酒之作。獨賅衆家。聲義既通。經旨彌暢。小學書約有三派。爾雅專釋義者也。釋名專釋音者也。近人所分。似未明晰。典午巨儒。如杜征南。郭景純輩。皆盲於小學。段借之旨。故說經不免違闕。二百年來。而小學成專門之業。或更上溯三代彝器。旁求漢魏字書。所以窮六書之淵微。啟古訓之秘奧。美矣備矣。夫文字有三代時之通段。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艸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逵徑百出。多歧忘羊。綜其流弊。正復多端。或乃墨守師承。毀所不見。執說文所無。便云譌字。如畢尚書以說文繩釋名之類。本今文家說。強傳古誼。段茂堂釋漢地志多此弊。以丕子為元子之義。遂疑訓有互歧。臆若考為若巧之文。輒謂形多轉變。強經就我得。五忘十其蔽一也。馮朶改易。拮據新異。臆指為矢。朋且為黃。以厲蠱為烈。假異文以畔援。為跋扈轉音。嗤叶均之陋。則妄分部目。嚴舌齒之拘。則轉迷穿曉。若斯之類。其蔽二也。堅執專家。強申經旨。古今異說。而必謂同源。許鄭分門。而妄評同異。旁午糾紛。參互靡遂。其蔽三也。祛此三蔽。詣乃大純。聊舉數家用明。指趣大抵。言學者以顧氏為宗。堂與聿新。芟除纖鄙。而變易舊部。識者譏

之江戴之剖判古音江孫之辨別通韻竝根萌崑山闡明足取釋議訓者以金壇為最雖時有臆說而大體精當至於桂氏之義證有似類書朱氏之定聲妄立名目既嫌拉雜復病糾紛固無取焉邵郝繼作循舊立訓無復新義高郵父子精研段借之學復參證古書偶發一誼時得美證考驗諸家殆觀止矣若夫錢氏之穿穴周秦而體派未立阮氏之廣闢康莊而論著惜少則其精力有限難以苛論夫門徑雜出則流弊正多然而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濊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量在學者博觀而慎取之可也

君子以自強不息義

亮采

天有息乎曰無息息則間間則賁賁則其運會有時而窮不能息息生物也而天之生物乃不可以終始名道有息乎曰無息息則靈靈則道道則其事理有時而晦不能息息能物也而道之成物乃不容以斯須離易乾之象辭曰自強不息君子以之夫君子者法乎天以行乎道者也其氣清明處萬物而不汚其性陽剛受百折而不挫儼然一天之象也天以氣化日行乎道之中而成終成始君子以德化日行乎道之中而無方無體均之為自強之基耳語云暮氣者亡朝氣者昌天地民物惟在自強國家治亂興亡之機不在政治藝術而在人心之能自立與不自立是故易之道有變易有交易有不易變易者日新者也交易者此有所不足取資於彼者也不易者自強者也惟變而後新惟互用而後能不窮惟自強不息而後能成德蓋以人之心好自恕也恕故緩緩故廢廢則支體百骸皆失任事之職而奄然弱矣又好自喜喜故躁躁故僨僨則精神氣象皆有立億之勢而難為後矣君子則不然有一息尚存之我即有一息尚存之志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處剝而能貞此其所以七日來復歟為一事未竟之功即為一事未竟之責既濟之象辭曰思患預防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此其所以終於未濟歟。嗚呼。羲文三百有六十。皆不息之象也。貞下起元。否極則泰。君子之自強意在斯矣。然則君子亦有所息乎。曰。日者孔子嘗謂子貢曰。望其墻。望如也。閭如也。宰如也。墳如也。則知所息矣。嗚呼。今之息者。豈耶。閭耶。宰耶。墳耶。

師左次義

胡玉縉

解經之法。當以羣經證一經。墨守一經。不足以言通經也。易師六四師左次。无咎。王注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正義引漢書韓信傳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竝未明言左。此解正引漢書傳會之實。乖經悞。漢書云。兵法欲右背山陵。前左水澤。竝未明言左。次顯與此經無涉。俞氏艮官易說。謂但云左次。何以見右之有山陵乎。駁王氏說。最為諦當。毛氏奇齡云。左次退舍也。兵家尚右。故以退為左。不定能度德量力。則退不為怯。惟禮記少儀篇明言軍尚左。毛氏偏言尚右。則顯與禮記背矣。即以退不為怯。一語為象辭。未失常。左證亦屬臆造。王氏稗疏兵法前左下。後右高。前左不行。則後右皆止。不言前而言左者。軍雖不進。前軍猶必遠哨。以防敵。惟左則屯聚以止。按左莊三年。凡師過信為次。注次猶止也。稗疏訓次為止。自無疑義。惟言屯聚以止。未免增文成義。况軍既以左為上。豈有他軍皆行。一軍獨止之理。說尤未安。此外又惠氏棟焦氏循張氏惠言。竝依虞氏卦變旁通舊例。紛紛辯詰。均於經旨未有發明。蒙竊謂左字義當依禮記少儀文為正。次字義當依周禮掌次注為塙。詩言左旋。傳言左追。尊竝不離軍尚左義。蓋就陰陽言。則左主陽象。見前就吉凶言。則左為生位。見老子

事尚左注。凡事且然。何論行軍。左傳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據此。益信軍尚左之說矣。爰辭曰无咎。象辭曰未失常。正以師之屬左故耳。至次字之訓。舍訓止。則經傳尤多。舍亦本有止義。但按次字之訓止。當專主師旅言。故易於師曰師左次。於旅曰旅即次。旅焚其次。與需于郊同人于門。例各不同。而周禮掌次。張大次。小次。注云。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退俟之處。而宮伯八次。八舍。注又云。在內為次。在外為舍。合參兩解。此文言次。當是三軍已動。而尚未出境耳。春秋公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郎為魯邑。未出境。故言次。尤足為周禮兩注之塙據。况以禮證易。以春秋證易。義最明顯。所謂一經通而羣經皆通者。此類是也。

既雨既處釋義

胡玉庚

易上經小畜上九既雨既處。王弼注陽不獲亨故既雨也。剛不能侵故既處也。孔疏申其義謂既雨既處者九三欲進已能固之陰陽不通故已得其雨也。既處者三不能侵不憂危害故已得其處也。但注疏家多論陰陽又象之理於所以言雨所以言處之理迄未詮解。且兩處二字字音雖近字義絕遠何以一句中忽相牽合。近儒者平議斥注疏說為不倫。引說文凡部処止也得凡而止。从几从夂。重夂處曰処。或从尸聲是處之本義為止。并據詩江有汜鳧鷖諸篇毛傳為證。惟以既處釋為既止復以既止釋為既震輾轉傳會經義當不若是迂遠。且謂不曰既止而曰既處取於韻協處與雨韻協霽止與雨獨不韻協乎。尤不足信。虞翻易曰既已也。應在三坎水零為雨巽為處謂二已變三體坎雨故既雨既處。焦氏循則謂上之豫三而豫四之初也。豫成感不雨。豫成明夷三互坎故既雨處謂二不出也。小畜成需豫成明夷按焦治虞易動用卦變旁通之例釋解經文而於訓詁實義概從蓋闕此亦偏見而焦氏所著易通釋則又專詁處字引咸九三象辭旅九四爻辭并繫辭或出或處之語謂出處對舉成文以實其二為不出之訓說較有理。然雨處對言易經文義雖古究屬

不倫毛奇齡仲氏易云上本兌六合四六而成坎象坎為雨雖不雨亦既雨矣坎為
隱伏雖不處亦既處矣處者畜也然本卦文義顯有可通必反覆推求於坎然後理
可貫串恐亦未然獨惠氏棟周易述注疏確守本卦立論以小畜之上九為畜道已
成向之不雨者今既雨矣昔之尚往者今既處矣據此則此文文辭實與象辭相為
表裏象言不雨此言既雨象言尚往此言既處遙相注顧毫無歧異若疑其句法不
倫則蒙謂既雨既處並皆兩字絕句自後儒誤讀為一句始滋疑竇耳且雨字處字
不過字音適合此文實非協韻之文下言尚德載則對九三之說輒言言婦則對九
三之妻言也上文與三爻相應三爻有可成之機四爻為漸成之象上文觀已成之
勢故經文著一既字明對象辭之不字言先應象而後應三爻叙次然也此說不同
平議之改字不襲焦氏之卦變不阿毛氏之旁通爻臚擇諸家獨宗此義為之解